

〔目〕 遍照金剛撰 盧盛江校考

中華書局

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

下

（修訂本）

〔日〕 遍照金剛撰 盧盛江校考

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
(修訂本) 下冊

(附) 文筆眼心抄

文鏡秘府論 南〔一〕①

金剛峰寺禪念沙門遍照金剛 撰

論文意②

或曰〔二〕③：夫文字起於皇道④，古人畫一之後方有也〔三〕⑤。先君傳之⑥，不言而天下自理，不教而天下自然⑦，此謂皇道。道合氣性⑧，性合天理⑨，於是萬物稟焉，蒼生理焉。堯行之，舜則之⑩，淳樸之教，人不知有君也。後人知識漸下，聖人知之，所以畫八卦〔四〕，垂淺教⑪，令後人依焉。是知一生名，名生教，然後名教生焉⑫。以名教爲宗，則文章起於皇道〔五〕，興乎《國風》耳⑬。

自古文章〔六〕，起於無作⑭，興於自然〔七〕，感激而成〔八〕，都無飾練，發言以當，應物便是〔九〕⑮。古詩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一〇〕⑯。」當句皆了也。其次，《尚書》歌曰：「元首明哉〔一一〕，股肱良哉〔一二〕，庶事康哉〔一三〕⑰。」亦句句便了。自此之後，則

有《毛詩》^⑮，假物成焉^⑯。夫子演《易》^⑰，極思於《繫辭》^⑱，言句簡易^⑲，體是詩骨^⑳。夫子傳於游、夏^㉑，游、夏傳於荀卿、孟軻^㉒，方有四言五言^㉓，效古而作。荀、孟傳於司馬遷^㉔，遷傳於賈誼^㉕。誼謫居長沙，遂不得志，風土既殊，遷逐怨上，屬物比興，少於《風》、《雅》，復有騷人之作^㉖，皆有怨刺，失於本宗^㉗。乃知司馬遷爲北宗，賈生爲南宗，從此分焉^㉘。漢魏有曹植、劉楨，皆氣高出於天縱，不傍經史^㉙，卓然爲文^㉚。從此之後，遞相祖述^㉛，經綸百代^㉜，識人虛薄^㉝，屬文於花草^㉞，失其古焉。中有鮑照、謝康樂^㉟，縱逸相繼，成敗兼行^㊱。至晉、宋、齊、梁，皆悉頽毀^㊲。

【校記】

〔一〕原封面右上角有「真十五」，左上角「□鏡秘府論 南」。高丙本封面（原實爲高乙本南卷封面）有「文鏡秘府論卷第□」，「第」字後之字可辨認爲「五」字，此字用一斜筆劃掉，右旁補一「四」字，旁補之「四」字較正文字體拙次，墨跡顯新，封面紙質與高乙本無異。

維寶箋本卷首作「文鏡秘府論箋卷第十／金剛峰寺密禪沙門 維寶 編輯／文鏡秘府論 南／金剛峰寺禪念沙門 遍照金剛 撰」。

〔二〕「或曰」，原右旁注「王氏論文云」，六寺本左旁注「王子論」。

〔三〕「畫」，醍甲、仁甲、六寺、義演本作「書」，六寺本右旁注「畫イ」。

〔四〕「畫」，醍甲、仁甲、六寺、義演本作「書」。

〔五〕「章」，原作「筆」，三寶本同，原右旁注「章」，三寶本眉注「章イ」，據高甲、高丙、醍甲、仁甲、六寺、義演、松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改。

〔六〕「章」，原作「筆」，旁注「章」字，據三寶、高甲、醍甲、六寺等本改。

〔七〕「興於自然」至「發言以當應」，義演本在「元首」後、「明哉」前。

〔八〕「而」，原左旁注「一本」。

〔九〕「是」，《校勘記》：「應物便是」之「是」字爲「足」字之誤。」

〔一〇〕「耕」，原作「科」，據三寶、高甲、醍甲等本改。

〔一一〕「元首」，三寶本左旁注「王也」。

〔一二〕「股肱」，三寶本左旁注「臣也」。

〔一三〕「庶事」，三寶、天海本左旁注「民也」。

〔一四〕「辭」，原作「詞」，各本同，從江戶刊本、維寶箋本作「辭」。

〔一五〕「夏」，醍甲本右旁注「國名也」。盛江案：此當非空海之注，且此爲誤注，此處之「夏」非爲國名。

〔一六〕「之」，三寶本無。

〔一七〕「不傍經史」，《校勘記》：《四聲論》引作「作傍經史」，「作」爲「非」之誤。」

〔一八〕「祖述」，原右旁注「視律反作也」。

〔一九〕「綸」，松本本作「論」。

〔二〇〕「照」，原作「昭」，高甲、醍甲、仁甲、六寺、義演、松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同，三寶本眉注「昭イ」，「昭」通「照」，

從三寶本作「照」。

【考釋】

① 南卷維寶箋作「卷第十」，在東卷之後，西卷之前，其卷次與江戶刊本同，即「天、地、東、南、西、北」，可證此數本屬同一系統。此當為主觀編次。據《文鏡秘府論》天卷序、《眼心抄》內容之順序、醍醐寺甲本天卷保留之弘治三年（一五五七）九月題記及高山寺乙本丙本封面保留之卷次痕跡，原卷次當為「天、地、東、西、南、北」。

② 《研究篇》下：「南卷的本體，是前半即《論文意》，後半即《論體》以下，似歸納為餘論。」《論文意》引兩種原典，王昌齡《詩格》和皎然《詩議》。《探源》：「大約標題是空海綜合兩書意義自己附加上去的。」《譯注》：「《論文意》，南卷全體的總題。南卷雖然收錄了各種各樣的文章論，但是總體上，具有一定長度的論文大概都是按照它原來的形狀原原本本地引用過來的。這一點和北卷是一致的。」

③ 或曰：以下至「思之者德之深也」，出王昌齡《詩格》。《研究篇》下：「《論文意》前半是王昌齡說，從開頭的『或曰』初稿本作『王氏論文曰』這一事實可以證實，現存《詩格》和《詩中密旨》多與『論文意』的內容符合，更可以確認這一點。」（《詩格》）敘述並不齊整，這可能繼承了原典《詩格》的形態。《詩格》是把昌齡遺言隨便歸攏起來，似沒有作太多的整理。若要將其內容分類，則可分為：A 詩的起源和本質，B 表現的構造，C 創作態度。《校注》：「本卷《論文意》，除《論體》及《定位》等篇外，皆王昌齡《詩格》與釋

皎然《詩議》之文。然今本王昌齡《詩格》及《詩中密旨》與此篇所載，大有出入，則今本《詩格》及《詩中密旨》，非復唐代之舊也。」

④ 皇道：《校注》引漢班固《西都賦》：「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文選》卷一）李周翰注：「皇道，皇王之道。」盛江案：此處論文字之起源，所謂皇道，本不當指皇王之道，而當指自然之大道，如魏何晏《景福殿賦》「沈浮翱翔，樂我皇道」（《文選》卷一一），李周翰注「皇，大也……魚鳥沈浮翱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晉張協《七命》「皇道煥炳，帝載緝熙」（《文選》卷三五），呂向注「皇，大……言大道熙明」等，所言即自然大道之意，然下言「不言而天下自理，不教而天下自然」云云，則又以自然之道與皇王之治道混為一談，而皇王之治道並非文字之起源，蓋古人於概念運用並不嚴密，此處仍當指自然之道。

⑤ 畫一：《說文·一部》：「惟初太始，道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文心雕龍·原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本書天卷序：「一為名始，文則教源。」

⑥ 先君：《詩·邶風·燕燕》：「先君之思，以勛寡人。」《尚書序》：「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後漢書·孔融傳》：「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

⑦ 「不言」二句：《老子》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五十七章：「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易·繫辭上》：「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關於文字起源，《書斷》：「古文者，黃帝倉頡之所造也。……《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放象』是也。夫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爲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爲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太平御覽》卷七四九）

⑧ 氣性：《論衡·無形》：「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

⑨ 天理：《莊子·天運》：「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

⑩ 「堯行」二句：《論語·泰伯》：「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集解引包咸注：「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又《衛靈公》：「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⑪ 「所以」二句：《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淺教：淺俗之教。

⑫ 「是知」三句：《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本書天卷序：「然則一爲名始，文則教源，以名教爲宗，則文章爲紀綱之要也。」

盛江案：名教一詞有數種含義，有名聲教化義，如《管子·山至數》：「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亦指正名定分爲基本內容之禮教，如《後漢紀·獻帝紀》：「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魏嵇康《釋私論》：「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集校注》卷六）然由此段論述觀之，所謂「名」當指文字。

「名」指文字，古有其例，如《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管子·君臣上》：「書同名，車同軌。」《日本國見在書目》載田游巖撰《名教》一卷而在「小學家」，此所謂「名」亦當指文字，所謂「名教」，則謂有文字內容文明之教，與尋常正名分之名教有別。

⑬「則文」二句：《校注》：「此云『文章……興乎《國風》』，蓋指詩歌而言。」《文心雕龍·明詩》：「興發皇世，風流《二南》。」

⑭無作：《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此處與自然相對，當指無爲、無所造作之意。

⑮「興於」五句：《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說苑·修文》：「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

⑯「日出」四句：《帝王世紀》：「帝堯陶唐氏……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擊壤于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太平御覽》卷八〇）《莊子·讓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王力《漢語詩律學》以爲「日出而作」數句，「風格似乎也在戰國以後，不過，它也不會太晚，因爲它用的韻是古韻之部字，以『息』、『食』、『哉』爲韻，這種古韻決不是漢以後的人所能僞造的。依我們的猜想，它也許是戰國極亂，仰慕唐虞盛世的人所假託的」。

吟窗本王昌齡《詩中密旨》：「詩有二格」：「詩意高謂之格高，意下謂之格下。古詩：『耕田而食，鑿井

而飲。」此高格也。」

①⑦「元首」三句：爲臯陶歌，見《書·益稷》。吟窗本王昌齡《詩中密旨》：「句有三例。一句見意，『股肱良哉』是也。」

①⑧《毛詩》：即今本《詩經》，相傳爲漢初學者毛亨和毛萇所傳，據稱其學出於孔子弟子子夏。《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又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又《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①⑨假物：《公孫龍子·跡府》：「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公孫龍子懸解》，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譯注》：「假物成焉，指《詩經》的詩，如《關雎》、《葛覃》、《卷耳》，假託自然事物，歌詠情思。」

②⑩夫子：此指孔子。《論語·學而》：「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演《易》》：《史記·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此指孔子序《易》。《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張守節正義：「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

②⑪極思：漢揚雄《劇秦美新》：「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文選》卷四八）

②⑫言句簡易：《易·繫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

②③ 體是詩骨：《譯注》：「《文言傳》和《繫辭傳》，有時也有和詩一樣押腳韻的地方，如《繫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等便是。」

②④ 「夫子」二句：游、夏：孔子弟子子游（言偃）和子夏（卜商）。《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漢書·藝文志》：「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隋書·經籍志》：「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三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下：「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叢書集成初編》）《史記·儒林列傳》：「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②⑤ 方有四言五言：《校注》：「荀況《禮》、《智》、《蠶》等賦，並見四言五言。」

盛江案：梁蕭統《文選序》：「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盛江案：謂韋孟）有『在鄒』之作，降將（盛江案：謂李陵）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梁鍾嶸《詩品序》：「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文心雕龍·明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至成帝品錄……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並不言四言五言始自荀況，是四言自《詩經》已有，五言則始自東漢。

《譯注》：「孟子、荀子時代四言詩五言詩已經成立的論旨，從事實來講，不能說是正確的。《詩經》

以四言詩爲基調，雖夾雜着極少的五言，但在六朝時期，把五言詩的成立看作在李陵之後的觀點更爲有力。梁蕭統《文選序》說「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是其代表性的看法。現在則一般認爲五言詩詩型的確立在後漢以後。」

②⑥ 司馬遷（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漢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漢書》卷六二有傳。

②⑦ 賈誼（前一〇〇——前一六八）：漢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史記》卷八四有傳。《校勘記》：「司馬遷生於賈誼之後，『遷傳於賈誼』不合理。『遷』當爲『屈原』之訛。與下『復有騷人之作』相照應。」盛江案：此所言司馬遷、賈誼傳《詩》事，未見其他史載。賈誼去世時司馬遷尚未出生，言司馬遷傳於賈誼顯然不合理，然下言「乃知司馬遷爲北宗」，此處之「司馬遷」未必爲「屈原」之訛，因屈原非北宗。蓋王昌齡之旨本在論文意，於文學之歷史變遷傳承本無意深究，故難免訛誤，不足爲憑。

②⑧ 「誼謫居」九句：謂賈誼作《鵬鳥賦》，《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誼謫長沙之」三年，有鵬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鵬曰「服」。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騷人：指《離騷》作者屈原。班固《離騷序》：「（屈原）責數楚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王逸《楚辭章句序》：「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

②⑨ 「乃知」三句：文學分南北宗之說，《校注》引賈島《二南密旨》「論南北二宗例古今正體」：「宗者，總也，言宗則始南北二宗也。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一句顯意。南宗例，如《毛詩》云：『林有樸橄，野有死』

鹿。』即今人爲對，字字的確，上下各司其意。如鮑照《白頭吟》：『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如錢起詩：『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此皆宗南宗之體也。北宗例，如《毛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體今人宗爲十字句，對或不對。如左太沖詩：『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如盧綸詩：『誰知樵子徑，得到葛洪家。』此皆宗北宗之體也。詩人須宗於宗，或一聯合於宗，即終篇之意皆然。」謂：「此亦於文學分南北宗之說也。」

饒宗頤《中國古代文學之比較研究》：「六朝以來，南北對峙，風氣既殊，互爲軒輊。《北史·儒林傳》已論南北學風之異。清許宗彥《記南北學》謂：『經學自東晉以後，分爲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北學。』（《鑒止水齋集》卷一四）唐神清《北山錄》第四《論文學分南北》謂：『宋風尚華，魏風尚淳，淳則寡不足道，華則多遊於藝。觀乎北則枝葉生于德教，南則枝葉生于辭行。』同書第三《論佛學分南北宗》云：『後諸學者，以文殊爲法性，以慈氏爲法相……自伐其美，致使西極（印度）東華（中國），人到於今，有南北兩宗之異也。故南宗焉以空、假、中爲三觀，北宗焉以遍計、依他、圓成爲三性也。而華嚴以體性、德相業用範圍法界，得其門統於南北，其猶指諸掌矣。』此中唐佛教折衷之論也（神清於元和中終於梓州慧義寺，見《宋高僧傳》六）。然自禪宗崛起，能、秀分途，能不度（大庾）嶺，『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爲北，能宗爲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語見贊寧撰《神秀傳》）。薦福弘辯禪師答唐宣宗禪宗何有南北之名，云：『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云南頓北漸，非禪師本有南北之稱也。』（《禪林類聚》一）此乃與神清所揭西極東華共同之南北宗，大異其趣。然禪門南北宗之影響獨鉅，人多接受此說，而浸忘舊義矣。

空海大師於貞元二十年十二月至長安，留唐三載。歸國著《文鏡秘府論》。自云：「閱諸家格式，勘彼同異。」故王昌齡《詩格》、杼山《詩議》，皆在甄採之列。其書南卷《論文意》篇，曾借南北宗一詞以論文云：「（略）以司馬遷屬之北宗，賈誼屬之南宗，漢土舊無此說，誼原籍洛陽，以南謫楚土，遂以隸南宗。篇中『遷傳於賈誼』一語，年代明有舛錯，各本似皆如此，未喻其故。《論文意》上半取自王昌齡，下半取自皎然，衆所共悉，若其《眼心抄》，起自『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句，共四十四條，比《文鏡》條例更爲清晰。昌齡《詩格》存於《吟窗雜錄》者已非完帙，又有《詩中密旨》，俱無此段文字。故知以司馬遷爲北宗，賈誼爲南宗，必非出自轉引，諒爲空師自撰，揣其意，似以騷人怨刺者爲南宗，風雅不失其本者爲北宗。詩論之區分南北宗，見於題賈島作之《二南密旨》，撮錄如次：『論南北二宗：宗者，總也，言宗則始南北二宗也。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一句顯意。南宗例，如《毛詩》：「林有樸櫨，野有死鹿。」如錢起詩：「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北宗例，如《毛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如左太沖詩：「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觀其例句，似以虛而尚比興者爲南宗，實而用賦體者爲北宗。又釋虛中著《流類手鑒》云：「詩有二宗，第四句見題是南宗，第八句見題是北宗。」（《吟窗雜錄》卷一一）似以見題先者爲南宗，見題後者爲北宗，前者頓而後者漸，意頗曖昧，未知然否。詞家亦有借南北宗立論者，清張其錦爲《梅邊吹笛譜序》云：「南宋詞有兩派：一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一派爲稼軒，以豪邁爲宗，繼之者，龍洲、放翁、後村，猶禪之北宗也。」所見頗新，以清空屬南宗，豪放爲北宗；惟合白石與夢窗爲一派，似有

可商，未爲確論。董其昌論畫揭南北宗，亦假禪立說，最爲膾炙人口。他若張作楠之《梅籥隨筆》，辨道家南北二宗（見《越縵堂讀書記》），剽襲陳說，不免於牽強。論文說詩，假南北宗以立義者，代有其人，其實與釋氏原旨無關，祇是借喻而已。唐人假南北宗擬以頓漸，記有僧問越州石佛曉通禪師：「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曰：「雲生碧漢。」（《五燈會元》卷一六）以景色比方，亦饒詩意。取南北宗以喻詩，陳義不過如是已耳。」（《中國文學報》（日本京都大學）第三十二冊，一九八〇年）

《譯注》：「大概王昌齡是考慮把賈誼作爲以詩賦爲中心的南方文學的始祖，把司馬遷作爲在散文方面很優秀的北方文學的始祖。」《譯注》附解說：「香港的饒宗頤教授曾以南卷所引王昌齡《詩格》第一章的『司馬遷爲北宗，賈生爲南宗云云』一節皆不見於《吟窗雜錄》本的《詩格》、《詩中密旨》爲根據，推論此非王昌齡原文，而爲空海自撰。另外，此章亦不爲《眼心抄》的《凡例》所用，所以初一看，給人的印象是饒氏之說似乎正確。然而，實際上就在緊挨着饒氏以爲有問題之處的前面所引的《擊壤歌》四句與《臯陶歌》三句，皆原封不動的被《眼心抄》（二十七體）的第十一「一句見意體」再錄。因爲空海絕不可能從自作文中引句進《眼心抄》裏立論。所以歸納而言，《詩格》第一章，包括饒氏以爲有問題之處，仍然歸爲王昌齡（或借其名的僞作者）之作纔妥當。」

李銳清《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研究》：「禪宗的分派，排七代的做法，對中國詩派的形成，也有影響。禪宗的立宗分派，始於神會和尚（六祖門人）。禪宗自五祖以後，神秀、慧能分爲南北二宗。先是北宗勢

力很大，神秀並被武則天尊為國師。直至神會和尚挺身北上，為六祖慧能爭正統，辯別南頓北漸的異同，至此纔奠定了南宗的地位。這影響文學的分南北派。王昌齡《詩格》說：「……乃知司馬遷為北宗，賈生為南宗，從此分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盛江案：文分南北，各有所宗，王昌齡之前多有其說。西卷《文二十八種病》「第四鶴膝」引劉善經說，劉氏論述溫子昇、邢邵、魏收及謝朓、任昉、王融、劉孝綽諸人作品之後，稱：「諸公等，並鴻才麗藻，南北辭宗。」此或為文分南北最早之說。後《隋書·文學傳序》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又饒宗頤所引《北史·儒林傳序》：「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唐盧照鄰《南陽公集序》：「北方重濁，獨盧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全唐文》卷一六六）盧照鄰《樂府詩序》：「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為宗。」（同上）文學南北分宗立派之說，顯有禪宗影響，但究其原因非止一端。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於弘忍死後二年，即唐儀鳳二年（六七七），始公開參加佛教活動，正式落髮為僧，弘揚頓悟法門，與神秀於北方倡行之漸悟相對，至此始有南頓北漸宗派之分。此之前，隋劉善經已提出「南北辭宗」之說（見上引）。蓋文分南北宗說之提出，固受禪宗影響，而先當基於南北文風不同之事實，南北文風之不同，自先秦時代即然，又

因六朝以來南北政治對峙而風氣彌殊。以立「宗」論文，中國亦早已有之。漢班固《離騷序》稱《離騷》「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漢書·敘傳》稱「司馬相如蔚爲辭宗，賦頌之首」，《文心雕龍·風骨》稱「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均爲例子。中國古代立「宗」論文思想，或與自荀子、揚雄至劉勰之宗經傳統有關，自孔子至漢儒，學術尚師承，早已分宗立派，此於文學立「宗」論文影響尤深。又，饒宗頤謂此處以司馬遷爲北宗，賈誼爲南宗，「諒爲空師自撰」，饒說顯誤。

③①「漢魏」四句：曹植、劉楨：均見天卷《四聲論》考釋。梁鍾嶸《詩品》上評曹植已見前注。評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文心雕龍·才略》：「劉楨情高以會采。」唐皎然《詩式》：「（劉楨）不由作意，氣格自高。」天縱：《論語·子罕》：「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③②遞相祖述：《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隋李諤《上高祖革文華書》：「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隋書·李諤傳》）唐杜甫《戲爲六絕句》：「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杜詩詳注》卷一一）

③③經綸：《易·屯卦·象傳》：「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禮記·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百代：謂歲月長久，《論衡·須頌》：「《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

③④虛薄：晉干寶《晉紀總論》：「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儉。」（《文選》卷四九）